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五

明 劉昌 編

王文定公

記序

祥露記

先母夫人平時顧憚讀書作言辭喜見於色曰好此吾  
歿且無憾若汝長仍能辦日飯一盂啖我過於鼎餽榮  
矣亡後十有四祀方得廩食於官而菽水自供之養曾

不少及第新婦推代中饋勞者僅六年風樹之感其何  
有涯故每讀文正范公饗若曹之歎未嘗不撫卷流涕  
也甫十年不幸先君亦捐館以治命建新阡於河西鄉  
用明年百五日奉遷二親藁殯於沁曲玄堂纔開有二  
黃蝶飛出其先妣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  
殆寶幢纓絡蒙覆其上旦聞清香襲人觀者異焉天日  
照臨移刻乃晞嗚呼夫人自己酉秋棄養至是整十祀  
矣在窀穸間祥見如此恐非偶然也昔人有夢持炬下

入祖禰壙中識者謂光昭先世之兆茲夢也或有異不  
異焉今野蔭之氣化為真露露膏澤也復聯綴而成雯  
華意者先妣之德有幽光而未發耶不然將澤及子孫  
有以文而興起者邪開先之慶固當有在憚固不得而  
知也至元廿一年歲舍甲申正月二十有八日中議大  
夫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男憚百拜泣血追記

清蹕殿記

維衛州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為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

光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丈室大起行殿邇天威而  
貯寵光焉既落成嗣師蕭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  
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於法  
得書乃具其本末來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  
俊以俾至理聞太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衍博大則其  
人也於是以安車來聘既至上詢所以為治者師以愛  
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至孝者數事為對上喜甚錫之  
重寶辭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冠帔

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己未春鑾輅南駕次牧之野時  
師仙游已邈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儀  
享丈室詢慰夙昔者久之所以欽挹真風懷思不忘且  
從五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登天寶復降璽書追寵師  
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學知變通嚮朕在潛與  
之同處何音容乍遠冠履遽遺殊用悵然之歎居壽等  
以遭際聖明顯異家教其臨幸之榮又為前代希闊之  
遇顧惟丈室罔稱淵躍思丕御天之構者念茲在茲繼

承詔住燕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建六代度師全祐  
既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為切始克丕建實至元廿三  
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桓楹松栢孔晏且碩藻棟文櫨  
龍鸞交映內拱宸居穆穆中闕應門應門鏘鏘玉宇開  
于前方壺翊於後蒼官鉅竹儼侍左右其宏麗靖深宛  
然帝者之居望雲就日奕奕動色于以焚修頌禱仰介  
萬壽無疆之祉其於貯寵渥廣敬恭報恩德而圖不朽  
者亦以勤矣載顧載瞻中外咸若麟麟焉如聽屬車之

音肅肅焉若覩羽旄之美千古而下焜燿煒煌何啻振  
碧霞之孤風為郡國之盛事也臣以為自昔聖帝明王  
崇立重道以萬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過體尚玄默  
企慕貞純載其清淨躋民壽域擴充無為之化耳如軒  
后訪道於崆峒漢文受經於河上是也以今方之越光  
顯有加焉異時史臣有鋪張洪休揚厲無窮之美者因  
蹟以求聖皇睿意之所在其于斯宇亦將有所取焉至  
元廿五年戊子歲夏四月廿有五日謹記



欽定四庫全書

中華書局影印  
卷二十五

四

堆金冢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回亘  
河朔衛乃被圍粵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驅民  
出泊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羣兒氣吐成  
謠闕歌里陌間曰團藥冬半破年寒食節絕人煙之讖  
尋罹厄實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時太一度師  
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月師自河南來  
歸見其城郭為墟暴骨如莽師惻然哀之遂刮衣盂所

有募人力斂遺骸至斷溝智井據達破塞掇拾罔漏迺  
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內地鑿三坎瘞而丘之復設  
醮祭以妥厥靈游魂褫魄薤露蒼蒿同歸一窆其深林  
暮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熒沉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冥  
薦而脫異滯之幽依道廕而復坤靈之厚幽冥雖殊存  
歿兩有慰焉而師之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  
封俗呼為堆金冢

言人骨久而  
化金石也

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

聚奠以信些孺本宮為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懇予文

紀其事以昭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勢不干戈血肉而莫之已何天地生物之仁反如是其盪哉豈周天之運厄會有時中來而不可遁邪豈立極之道仁義迹熄自取陵遲而然邪豈蒼茫兩間關係物盛而衰自然而然邪皆不可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道濟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葬主祐之延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兵兇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於鋒鏑之下古稱澤及枯朽矧生人

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耶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弼甫冠嗣主宗教後加諡號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十九年龍集壬午窮臘日謹記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表忠觀碑為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馬御史德昌如所聞云觀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下豁先

覩為快何如予以長淮迫凍為謝適鮮子生在坐屬伯  
機他日打一本惠及足矣曰諾既而杳然明年辛卯秋  
吾友傅君士開赴官兩浙仍託以取逮壬辰夏六月傳  
自杭特令人付來其碑作四巨軸裝演如法蓋亡宋故  
家物也噫坡書在霄壤間忠義之氣鬱鬱然秋色爭高  
雖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  
夢想求以三歲之久跨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  
高堂素壁如天球河圖弘璧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

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見者筆蹟而已況公斯文  
關繫世教令人讀之油然有忠孝之勸烏可祇以翰墨  
為之論乎然一一較之蓋即印泥折釵股之法也是月  
廿八日書於春露堂之扶疎軒

創建伊洛五賢祠堂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祀  
屋中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川橫渠肖像庸致歲時香火  
之奉榜曰伊洛五賢祠神嵩清洛光動戶庭明年秋來

京師屬不肖為之記迺告之曰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幸厄於秦雜於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迭出其氣量恢弘至道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直窺聖賢要奧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又局夫章句文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故學者汗漫支離莫知統紀時則有違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於五季其斲喪可謂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綰持道樞探窮淵源克紹絕學內有以究聖

賢規模之大外有以備踐履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  
明斯文得歸於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於茲矣然  
科舉利祿之習既久遽未丕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  
我世祖文武帝資挺上聖運啓休明崇尚儒術尊禮  
賢俊於是許寶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垂  
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收明  
德新民殊効於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綸外而  
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原本自則伊洛諸



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為鮮矣雖配享學宮天下通祀可也況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橫渠聿來胥宇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訂正莫匪修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遊衍亦皆格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專以移易風俗勉勵學者為主今讀遺書按故迹其英邁純粹氣象尚可髣髴復廟而貌之俾向之景仰高風者足以致其誠懇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贅蕪陋於其間哉敢以不敏

辭友諒曰昔潮人修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歲月以示來者不為無例曰若扳援昔賢則不肖年迫衰老懶於筆研又瞠乎其後惟友諒先世為洛中名士其讀書慎行名遠仕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勦茲宇庶幾有志於修己治人者非特邀取美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

唐建昌陵石麟記

唐昭慶陵在新隆平縣南十有三里使相鄉王尹里其石儀一十八事儼然具在內二石麟身首蹄鬣一與馬同第題顛有觚突出肉歲莖其端所謂示其武而不用者也兩膊雲豔光拂鬣鬣尾上揭類牛而短雖雨蘚模糊雲華剝裂而制度精絕可愛傳曰麟四靈之瑞膺身牛尾一角五彩色備王者至仁則被應而出又云視明禮修則至今刻像列諸陵闕豈顯夫祖宗生有至德歿備盛飾以表其仁厚故耶既而入東南招提讀開元十

三年縣尉楊晉所撰碑頌蓋知為唐皇兄宣簡公懿王陵墓也儀鳳元年高宗追謚尊號宣簡曰宣皇帝陵曰建昌懿王曰光皇帝陵曰延光仍配守衛者三千人勅象成令專知檢校州刺史歲別一巡其石儀之制固當追尊崇建歲作也寺即總章間立額曰光業由是而觀其夤奉之嚴守衛之盛累聖明禋之禮郊歌時薦之儀固云極矣今陵園夷滅無復所見有荒煙野田而已嗚呼盛極則隨衰藏侈則厚發自必然理也上世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何摸金暴骸之有文質中判古不能復然則何為而可漢之灞陵其中制乎至元十九年壬午歲夏六月十九日秋澗王惲記

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矣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卿大夫靡不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嚮比其誠也

絃以狸首殺其等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勝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誠儆其慢也若夫左右盍簪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定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坐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己之道歟且古之為學怠惰之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畧同蓋兵凶

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為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矣獨奕之技行於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一著一機司明以之耗亂靈臺為之攬搶必決其存亡而后已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子自憲臺秩滿居閒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廬清停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

一出於正方之既飽而嬉莫知所嚮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至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

文府英華序

僕自弱冠時從永年先生問學先生以科舉既廢士之特立者當以有用之學為心於是日就通鑑中命題或有其義而亡其辭或存其辭而意不至者課之以為日業雖云此何時也然觀多事之際斯文有不可廢焉者小子其勉旃及長年以來綿歷世故愈知先生之言為



有徵至元三年予自魯返衛居閒痛悼墮窳日以書史振勵厥志因覩古人臨大節處大事征伐號令渙汗云為之際含章時發以之功業成而聲名白者良竊慨慕焉遂斷自戰國已上迄于金取其文字粲然適用於當世觀法於後來者得若干首題曰文府英華非敢妄意去取第類集以廣怡說其或從事力列屬辭比事庶有効於時實自先生之教之中來也是不可不序四年丁卯秋孟三日引

博古要覽序

予性澹癖無他嗜好獨於古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必  
摩挲瞪視辨其名欵為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悚然起  
敬想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第所見不廣究其  
義未詳耳十四年春余入翰林四十有七日侍左丞相  
耶律公於玉堂坐間出宣和博古圖三十卷示予因假  
以歸與院史趙復取鍾鼎韻歐陽子薛尚功欵誌呂氏  
博古李羣舒考古等圖參讀而節約之觀其制作之精

微錫用之所以篆籀之古而不苛文章之雅而不迫取  
物象形垂儆萬世其為法深且遠矣因念三代吾不得  
而見之得見是器斯可矣矧微辭奧旨引據攷證於繁  
昭著生平所疑前賢或闕而莫可致詰者一覽而盡得  
怡然理順渙焉冰釋筆削既已從其類而作若干卷題  
之曰博古要覽客有過而笑曰子之學弃俗尚從寂寞  
惟恐其不古也其如適越而冠章甫何予應之曰不然  
方今明天子御極神聖慈武撫四海而有之禮器縟典

將維新是圖一日告功神明郊祀饗獻之禮行有每事而問者據所得而告之曰此鼎也彝也卣也匱也爵也壘也犧也象也如是而已其於魯兩生間安知無一日之長乎客笑而退於是乎書以為序

潔古老人注難經序

醫之有難素猶六經之有春秋易也書雖盡言言不極意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潔古張先生醫師之大學也是書注釋雖博未免有仁智殊見體用不同之間於是

研思凝神探索玄奧發遺意於太素之初出妙理於諸家之表使體用一源得失兩判復隨其應證附以禁忌方論述經解廿四卷先生高弟東垣老人以其書授羅君謙甫兵後文多墜簡及得田氏口傳易水遺旨百餘條苴補脫漏遂為完書予嘗觀其旨要顧天下之事未有不極其理而能臻於妙者矧醫術精微主司萬命惟其至精非一世之所能備惟其至微非一賢之所能窮故軒岐開天如大易之畫其卦越人撮要猶三傳之贊

其經迨潔古講解古今之善傳注之能事畢矣誠生民之命脉醫學之淵會也嗚呼醫固難事學即能至至於提挈造化會歸一身如秦扁闕五臟而洞癥結察形聲而辨死生推原本自心融手應坐收神聖康濟之功要以理明學博精詣其極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功用之實咸在是書學者宜盡心焉而太史公稱扁之術得於餌桑君之藥飲池上之水特以診視為名恐未之思耳謙甫將板行以壽其傳求題諸篇端予嘉其學術及物之

外能光昭師道如是可謂知本也已先生諱元索易水人潔古其自號云至元十七年歲次庚辰中伏日記

新修調元事鑑序

士之有志於道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是夫何言焉然宰相者輔天子坐廟朝經綸一世豈偶然哉是在彼者得之為有命而在我者烏得而不盡之哉況相之為任正己以格君心之非進賢以盡知人之鑑理物以代天地之化盡誠以成天下之

務尤需以學術而為之先若不學無術則闇於政體是最大臣之所深愍故賢如傳說典學初終聖若周公思兼四事逮夫叔世多故大學之道不明於上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相之德業其所存而不亡者幾希矣此事鑑之所以作也嗚呼三代而上如禹益稷契其謨猷德業光極臣道日星麗天尚何議擬故斷自殷周已來終之近代上下千有餘載間其相之賢否具列無遺俾歷朝之用舍一代之安危前後鱗差易於即見至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  
卷二十五

十六

若善或當與詳其所可法惡或可奪書其所由然準以  
夔契伊周之所行斷以孔孟諸儒之正論間以臆見附  
之要本德學材識公明正大以道事君為事業經綸之  
最至如遭際聖傑不善更化祇以權謀功利為尚雖濟  
一時而不可多得終非鑑之所先務也僕老矣壯而所  
期見於世者百不能一必故朝夕覃思是編庶成一書  
亦畎畝不忘之心也俾後之君子有志於斯民者識前  
言而明治體稽往行而處事機其於袞職不無少有補

馬至元二十年歲次癸未夏六月十有七日序

顏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衆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  
人以有關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窺三蒼之餘烈  
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  
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  
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昔莆陽鄭樵嘗集公代  
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予之耳聞目覩洎有其名而亡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  
卷二十五

十七

其書者得六十有二備錄家藏實有五十有一只以澹  
僻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念其嗜之無力  
自非蚩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嗚呼公之書今存於  
世者無幾加之歲刊月敝有剝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  
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斲者以求而可復有  
也若公之書寧復載得邪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  
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  
賦形變態百出其胷中忠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筆墨

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關於風教者乎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顏陳縱橫曾不踰矩曷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求臨池之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至元癸未得伏日序

上巳日林氏花圃會飲序

四序言讌氣有慘舒不無哀樂從違之間維暮春元巳

物華澹豔極夫舒樂者也故昔之人迂續維新祓不祥  
於川流之上其來遠矣然例以三日為節緣不克與已  
會者蓋尋常焉今歲人和氣稔適與己契又可重也不  
揆援永和之舊例嗣舞雩之清音徵賢合友禊飲林氏  
花圃尋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於是登野酌酌清波折  
柳脫窮秉蘭即宴歌絲間發羽觴交獻不數行四座紛  
然迭為賓主酒既酣秋澗老人繼以柳圈新唱詠四者  
之來并喜三樂之同集揚觴娛賓傾冠倒佩不知其不

可也已而客有稱於坐者曰昔會稽諸賢楔集雖雅未免因述梗懷俯仰今昔動終期歸盡之感今吾與子一攄底滯增暢老懷顧知己而無雜賓聆歌聲而免詩苦以此方彼疑若可繼樂有所踰也是不可以不志明日弟沈輩來解醒首賦佳篇乃以其序屬余余亦以會鮮離多樂之不易再也筆泚餘酣率爾而作時至元二十四年歲在丁亥甲午日也謹序

編年紀事序

史書浩博殆樂山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第擬之者不易區別編紀之書有不得不作者然務博者或詳其不必書從簡者至畧其所當取斯蓋漫然中無所主故也大抵觀史者須當見其一代興衰之自要本不出君與相好尚治忽而已如賢否之用舍治亂之所由生刑政之寬虐民情之所從易安危之機截若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是皆吾儒法之而為明時治平之具者得不詳且備歟若筆之而無所用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績特斷爛

朝報耳廿一年余解印西歸休焉而無所事日繼相務  
為業編年者尤不可斯湏而去手遂與韓生弘因其舊  
編增而廣之事備於前統明於舊若夫世主之御天接  
統輔相之登庸宅揆前後繫屬一不敢闕所謂該夫運  
之盛衰者則思過半矣明年冬既斷手生曰增輯之意  
不可不序諸篇端吁吾年向耄前日所進今日不覺其  
忘小子其秘之於以備吾家藥籠中用可也時則二十  
四年丁亥歲夏仲日序



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至元丙子夏五月予考試河南道出臨汝館望崧樓者  
再宿歷覽後圓總為塵迹所謂汝海虛舟者於蒼煙老  
樹間巋然獨存因得防禦趙公亭記於壁間倚杖披讀  
者久之令人想見承平官府之盛惜公遺文不多見也  
後七年予自齊還衛日與公孫維弘杖履倘佯言笑者  
無時一日出耐辱集一編示余曰此先祖通奉君之遺  
藁也予請而讀之者數日得辭賦古律詩及雜著樂府

等篇若干首其氣渾以厚其格精以深不雕飾不表襮  
遇事遣興因意達辭畧無幽憂憔悴尖新艱險之語信  
乎太平君子假樂有餘而神明與祐者也維弘遂以集  
序見屬予曰以遺山先生之論之詳此固以為之足矣  
然士君子之學文章德業名為兩涂其實一致有以事  
業而垂世有以文章而名家者傳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儕孰不欲得時行道使  
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代蓋有幸不幸遇不遇者焉如

仕宦利達復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揜其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若文彩絺紵竟不得以片善及物者其或曰若何克為一文士而已此真為妄人尚何知兩塗一致之理者哉既為其序且寓夫子之所感云先生諱思文字庭玉明昌五年進士官至通奉大夫禮部尚書初河朔雲擾公流離兵間挺身歸國遂為德陵所知故其仕宦通顯而為兩朝名德一世之龍門者云至元戊子秋八月朔旦謹序

星丸漏詩序

司錄判官趙寓到任之明年置星丸木漏於衛之汲門  
上仍繪采為圖攜之來謁再拜請題辭於後予以為政  
有緩而似亟事有微而實著者更漏是也雖因象制器  
特挈壺氏一士之職也然天地朝昏我則司之官民勤  
息我則警之上而日月運行於三百六十度之中外而  
二氣渾侖磅礴於三十七萬里之表使不出於三尺之  
幘百有餘丸之數非格物善政者其能之乎予嚮官平

陽亦嘗創此其攷述測驗知為匪易今司錄小秩也首  
此為務舉行廢典其儀物有足觀者是欲勤政率先因  
器警民者矣然年少氣銳當從仕之初能推廣是心始  
終罔間則張希顏以夜漏嚴明等數事得稱為好官員  
者恐他日不難至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夏六月入伏  
三日題

老子衍義序

壬辰冬余應聘至都既館壽宮嗣教玄逸張公與一杖

者相陪來謁鬢眉皓白氣貌魁偉敦分其若樸聽其言  
冲冲然殆有所深蘊隨見所賦詩顧非澹泊忘言者尋  
西還求辭方知君為重陽宮主玄學師也既而其徒執  
老子書請見稽首再拜為致師求序取重之懇避席拱  
立需命而退因勉為說云天下所謂聖人者以其理之  
所在治從而出焉舍是何所望於著書立言者哉然聖  
道溥博該貫羣倫其為用也為天地立極為世主明道  
要不過以靜制躁以簡御繁以直黜偽以樸還淳以正

息妄以公去私以理勝慾以法防亂而已惜也老聃氏  
潛輝柱下不出於文武周召之時當王道中微禮環樂  
崩仁殘義缺之後萬偽並作粹莫能觀其復思遠駕流  
沙高出物表挾天機體玄化吐辭為經過為奇懔憤激  
自成一家之言庶幾廓清澆偽再造堪輿之意歟雖然  
矯枉者必過其正迨夫末流仁智異見戶牖各開曲暢  
旁通肆為駕說養生者以久視為心尚玄者以清談為  
樂宜乎晉史譏王政之虧知幾點河公之注今玉丈蜀

產皓首玄學獨能拔出衆流間索正岐根於治平者為多無乃見幾而作由儒而逃墨者邪故特樂而序云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徧書屋壁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將範模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夫言奇而法也識者已以通材有用許之爾後郎地官佐省幕總



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蘊藉見諸施設其至公正大之  
論卓異特達之舉固不可枚數要之伸吾道行吾志不  
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衆可行即行不可即止  
又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進退兩間知命隨時從  
容中道蓋棺論定皆曰紫山曠達英邁士也稽驗疇昔  
諗其得於易者為多初不知其有所著述公沒之三載  
嗣子伯馳攜所著易解題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  
氣義契合互為知己今雖衰懶撫其遺書忍無一言發

越潛輝夫易聖人憂世書也純粹精深通貫三才理包萬彙其用心須見於開物成務之實然通其變必當達其辭達其辭欲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行踐履之實跡而取法焉未見能造其窔奧也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序日用常行事而曰金學易矣論者以為得體况紫山踐履功夫形諸事業復推己所得纂而成書啓迪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復能考公平昔操履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蹟奧妙之旨則思過半

矣大德二年冬十月八日謹序

遺安郭先生文集引

關輔天下形勝地有終南太華洪河涇渭為之襟帶姬  
周之所積累漢唐之所經營雖時異事改彼忠厚雄傑  
之餘風山川英靈之萃秀而在於人也意其必有瓌奇  
文雅之士生乎其間僕嘗思一遊求其人與之縱奇觀  
歷遺跡羨河山之良是歎興亡之無窮豁達芥蒂以忘  
吾憂寤寐平生未遂斯願至元乙亥冬猥判晉幕夤緣

迎謁抵華陰東歸殊悵然也爾後每自秦雍來者必為  
訪問雖得其髣髴而士之隱見初不知也大德庚子春  
方謝事不出有客叩門剥啄自稱奉先郭良弼出甫攜  
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請引其端細為披讀蓋信道篤  
燭理明攻詩文為顓門之業者也豈非向所謂瓌奇文  
雅之士乎雖未西遊其山川人物已在吾目中矣奈何  
衰老懶於論載請益勤乃勉為之說曰文章雖推行六  
經宗述諸子特言語之工而有理者爾然必需道義培

植其根本問學貯蓄其穰茹有淵源精尚其辭體為之不輟務至於圓熟以自得有用為主浮艷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撈攘滅裂荒唐之弊故為之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惟周卿先生天資冲粹內守峻潔自幼力學為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所業故德望彌高文學益富致遠近尊禮又少日以外孫行接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晉名士其資之深學之博與夫淵源講習可謂有素矣故詩文溫醇典

雅曲盡已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  
切類其行已靄然仁義道德之餘孔子曰有德者必有  
言信乎其有言也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遂一第侍謀  
省幕道弗大行然化乎今者不必傳於後晦其始者其  
終必顯曰顯與晦必時之待揚雄氏所謂五百年必得  
其人然寥寥四海豈無知音者恐瓌奇之言乃為通論  
況有賢子孫為之揚顯者哉今文治蔚興學者日衆異  
時板本一出有序關右之宗派究蘭泉之命脉者則於

是集知所崇尚矣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瞿<sub>照</sub>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朱<sub>鈴</sub>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盧<sub>燧</sub>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sub>世麟</sub>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六

明 劉昌 編

王文定公

碑誌

大元故懷遠大將軍萬戶唐公死事碑銘

天下有酣戰之士拳勇絕人捐軀徇國雖一時之短其  
義烈言言超千人而挺生奮百世而獨存者非乎南陽  
唐公其人也公諱琮世居內鄉縣浙川之白亭伯祖諱

臯金季以鄉豪署峽口鎮將父諱慶仕亡宋用邊功起身自保義郎京西副將累遷至左領軍上將軍諸軍統制歸附皇元後終江淮軍民安撫使惟襄鄧自昔為用武地唐氏世鍾材武繼領韶鈴剛毅奮發馳聲疆場稱山南名將家公軀幹魁傑而善於騎射黥色鷹視氣吐鍾鉉然擐甲橫槊出入行陣間人愕而聳之至元十三年襲父爵授武略將軍管軍總把明年丁丑轉武德復安撫使仍佩金符十六年以勞績進階宣武授金虎符

管軍總管十八年陞懷遠大將軍萬夫長二十年改授  
唐州軍府萬戶二十五年移鎮泉道屯駐春陵時安南  
保叢爾域負固不服聖上赫怒詔諸道兵以討之公到  
鎮甫二旬而檄至即閱數軍實申嚴節制明日大宴郡  
僚叙別或以期遠緩發為言公曰不可征討國家重事  
忠勤臣子大節況吾家三世迭將迨不肖之身分符顯  
閭備具爪牙恩寵深厚思畢力邊陲以暢天子威命則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尚敢以顧忌為計哉詰旦啓行旗

施精明鼓角清亮識者壯之遂會諸將屯靖海境谿嶺  
湍險艱於馳逐北兵不習地理與鱗介爭利於舟楫叢  
薄間已非所長加以瘴癘流毒海颺騰炎吏士觸冒疾  
疫者過半躬自撫視左饘右劑恩義備至若父兄之於  
子弟致人人感激思奮島夷幸我師不利乘便突出逞  
獍肆凶次年己丑三月大戰於鹽場之三江口公率衆  
先入所嚮披靡賊兵衆開而復合者數四致麾下散失  
公力戰手剽數十人以歿得年四十有九訃聞部曲至

刳股肉致祭朝廷為嗟惜之公天資雄峻沉鷖有將略  
號令精明拊循有素期於恩威兼濟當戰陣際奮勇懷  
敵不自顧藉有古烈士風概故所向克捷自筮仕不十  
年正位帥閫平居與人交氣怡辭溫謙恭惟謹未嘗以  
色待物人視之儒素也其死生義利胷中權衡素定決  
非奮不慮死徼取美名者嗚呼忠義天下之大閑志士  
仁人終始一致雖顛崙岱不吾壓也豈以暫不幸而墮  
吾名節哉王者推而褒之所以砥礪多士窒不軌也故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  
卷二十六

三

周崇死政漢寵死事然皆有等級次序俱未若皇元即以父祖之爵祿畀其子孫有崇無降其報卹激勸之典視前代為重公可謂得死所矣夫人李氏亦內鄉大家資度純懿克媿公德孝以奉舅姑慈以鞠幼稚生三子一女孟曰世忠仲曰世英季曰和尚孫二長靈童次保保世忠子也世忠嗣承世爵往奠舊服追忠思孝罔替箕裘奉公衣冠葬襄陽穀城縣鳳谿鄉丙山先塋之次起祠墓前歲時享獻庸展哀慰復念非假辭紀績曷以

垂鴻無窮儻得書太史氏則先業為不朽矣遂介秘書  
監丞申敬載拜來請予以忠君孝親係風化所在有不  
獲辭輒論列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武當西來萬馬驤漢水東注為滄浪鳳谿之里穀伯邦  
盤盤沃野開荆襄丙山衣冠唐所藏維茲唐侯百夫防  
佩服義烈南方強三世崛起參戎行幢牙茸纛金節煌  
王常鐵石我所將維南有交伐用張一軍來戍心靡遑  
萬甲夜卷趨敵場桓桓不憚天戈攘誓此一去批其亢

春陵宴訣何琅琅回谿失勢臣分當鮫鱷肆毒紛蜂螳  
氣憑銅柱鷹孤揚海霧翻瘴癘三江奄奄戰鼓聲則鏜  
一債不揀千夫僵蛟匣零亂劒有光臣維有賁甘自戕  
一日之短百世長恨以鱗介易我裳義存身亡臣節昌  
勝負况復兵家常卹典昭報恩澤霽嗣侯孝思示不忘  
葬而從祖饗有堂巫陽下招為悲傷羈棲胡為滯此荒  
魂兮歸來安故鄉牲牷肥腍羅酒漿部曲儼侍備兩廂  
鼓鼓鐃鐸聲鏗鏘子孫歲時供蒸嘗銀鈎翠琰勒我章



忠傳孝繼渢大決陵遷谷變事巨量英聲載世永不亡

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大元以神武戡定區夏長策遠馭控制撫御之方甚悉  
故治無大小例建官臨護猶古監郡然而權威眎前代  
為有加維魏府盤城千里為戶幾十萬其襟帶之雄節  
鎮之重自昔號建國至署監總者必勲閥世胄練達時  
體通習漢事忠貞而有材望者膺選在桓撥甫夷之後  
官府草創之初布宣皇靈統攝羣屬具民瞻而勝保釐

之任者鈐部李公其人也公諱益立山其先係沙陁貴種唐亡子孫散落陝隴間遠祖曰仲者與其伯避地遁五臺山谷復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為湖西人顯祖府君歷夏國中省官兼判樞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級爵受肅州鈐部其後因以官稱為號喪亂譜亡遂逸名諱公昆弟四人獨公少負氣節通儒釋洞曉音律以廕倖直宮省積勞調沙州鈐部建國朝運開乾維時公兄由肅州長奉使於我太祖聖武皇帝異其材辯因與館

接使察罕深相結納情好既密約輸款內附天兵圖肅  
以射書事覺遇害及丙戌冬師次燉煌公審天命之攸  
歸憤兄忠之不果遂拔部曲詣軍門迎降太祖以公首  
効忠赤特加褒命隸國王穆達哩帳下從征羌落每戰  
敵王所憚故所向克捷有功丁亥夏師還乘破竹勢命  
圍將呼圖克特穆爾偕公招諭沙州守臣率衆僞降伏發  
擊走之呼圖克馬蹕追兵垂及公下所乘授之得逸去乃  
麾左右逆戰却敵而還王壯其勇召使前勞焉曰當危

急際委已以濟人汝命固不靳邪對曰彼國之勲舊倘墮姦計有辱君命以新附顯被驅策效節死事乃所甘心太祖聞而嘉之仍諭曰卿勉宣忠力會當以好爵縻汝明年戊子春從攻沙破之帝怒不時下欲屠其城泣請曰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與焉若悉坑之恐堅未降者心且臣賤屬咸在願賜全宥帝錄其功忠許焉闔城賴以生既而命貳伊瑪齊行其部斷事官公不鄙夷其俗故裁遣終日無倦色人服其詳明焉庚寅秋有

詔檄諸部精兵忠勗之士西征阿蘇部署公選鋒率轉  
鬪而前斬艾不勝計進圍城聚踰月不即克公一夕向  
守陴者急帥猛士潛登其墉殺十餘卒即大呼曰城已  
陷矣諸軍進隨阿蘇乃潰策功居第一擢千夫長自是  
勲名焜燿朝廷有意大用矣歲甲辰詔選勲能佐行臺  
於燕上以公克諧往焉時節制所及二十餘道機務填  
委日復一日公輔相聽斷動合事宜政多便於時者辛  
亥春朝廷稔公綜練國事復有顯面西土之寄以年高

辭不拜憲宗皇帝獎其舊臣處內地便之命錫金虎符  
充大名路都達魯噶齊復賚白金御驃以寵其行魏自  
兵後官府甫建羣豪諸司錯迭長雄不相下致政令不  
行事多齟齬公知其然無鉅細一以重典從事初則還  
然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大綱既振於是舉廉能拉姦  
暴扶良善惠瘼寡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者率立  
行而更張之至於外而營幕連野內則使者旁午咸畏  
公方剛莫敢侵分少有牟於民一日釋菜廟學顧禮殿

黯圮公喟然歎曰澤宮風化所繫今若爾何以興善心  
於民乎即完治一新其亭傳長府皆以次修舉衡漳歲  
霖潦泛溢為民害甚侈公請於朝跨河建堤仍植槐柳  
萬本苞固峻址捍禦崩啗且充歲時材爨之用迄今公  
私賴焉相有劇賊張黨結百餘輩在所為梗官不能鈐  
潛入境行劫公廉知窮其根株窟穴撓捕無遺自是相  
魏之郊民安田里暮夜絕桴鳴之警言矣己未春今皇帝  
南伐駐驛濮苑起公從征既而知公恙命尚醫診視眷

顧殊渥其年秋七月竟以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九公  
資嚴明不妄言笈清峭有機警以忠順上結主知致出  
參大政名聲揚於時利澤施於世平居循循為善若不  
足惟恐一物之傷及東濕吏曹糾繩姦謬不絲髮少貸  
虎符麟節長魏師者九年號令明肅豪右屏息四境樂  
業鄰藩悚其威望初公行春近郊見盛挾果芳者公責  
之曰此天地秀實以養人多折何為乃扑教而去自是  
方苞體之物莫敢有暴殄者其始焉以重典立威終之



以惠愛及物類如此至元戊寅葬公於大名縣臺頭里  
之新阡從卜食也夫人田氏白氏祔焉三子長曰愛魯克  
襲公世爵至元四年遷金齒等國安撫使尋陞授雲南  
道宣慰使兼都元帥今進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雲  
南等路中書省次羅和終大名路行軍萬戶次小鈴部  
代兄民職孫三人長嘉琿孝友英發樂問學有蘊藉至  
臨政精覈矯矯有祖風今階正議大夫佩金虎符充大  
名路總管府達魯噶齊兼新附軍萬戶曰特穆爾敦武

校尉固鎮鐵官提舉曰萬努遣中朝侍從官嘗聞活千人者後乃有封公沙州之請何啻千人哉今子孫繩繩承世爵而繼祿次豈非陰積致然耶既襄事之三年嗣侯嘉琿百拜以墓碑來請曰我祖捐館以來將二紀於茲曾是表峙神道無顯刻以昭裔昧朝夕惴惴有不遑息者幸憲使惠顧以畢厥志庶圖報適追之心有以昭告存歿大獲慰焉憚謝不敏禱愈懇以教孝求忠之義固不得辭謹按所具善狀叙而銘之其辭曰

乾龍奮飛天北方潛蛟乘時亦雲驤李公材武邦之良  
拔身嚮明佐興王西傾崑崙掃河湟有來羣后何穰穰  
公從鈐校參戎行卒能建功出非常天威西收陣堂堂  
凱歌歸來百戰場龍泉精英百鍊剛試之剗繁尤允當  
行臺駐燕總皇綱上計委積如陵岡劍伏雄毅歸贊襄  
於惟致君變時康我聽我理多揀匡一日聞望馳四方  
疇功便老國有章付之方岳又汝長魏昔建國千里疆  
德星出昴光煌煌憬彼羣屬勢軒昂正名定分我所遑

拊摩瘡罷抑豪強百廢具舉用乃張若傳有亭積有倉  
里不桴警孰竊攘大賁禮殿開兩庠春風絃歌齊魯鄉  
漬民於淵吾憫傷躬督萬夫舉隄防濁流不揚耕且桑  
功餘保障歲屢穰始焉立威肅秋霜終以惠鮮熙春陽  
民祝公壽福此邦曾不少留我涕滂公雖遽往有不亡  
陰積陽報理乃彰子孫嗣封奕葉昌高牙大纛宜彰揚  
河流洋洋少麓蒼是為元臣衣冠藏惟德在民久愈光  
嗚呼此碑古甘棠

大元故鄭州宣課長官盧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己丑冬予提憲福唐識前政太中盧君沉厚謙抑  
蓋卓卓有為者及聞諸僚友間君自平江淞以來治軍  
撫民俱有成效惜去之遽不暇歎接也後六年予方紬  
書石室來謁曰天祥負釁深重嚮任回甫拜先隴不幸  
考妣相繼奄逝今祥禪已終惟是告神明傳永久者不  
內翰是託其疇依韋惠顧無讓既而持善狀以墓碑來  
請乃勉為論撰之公諱元姓盧氏世為許之臨潁縣里

仁鄉人曾祖祖世代邈名諱俱逸樂耕稼以善行庇一方父諱某金季以勞主襄城簿有聲妣李氏姿明慧知經史公垂髫教之讀書每以言動不妄為誠及長存誠尚義挺然有守不為流俗所移歲壬辰公避地鄭之管城及汴梁下民環鄭而來者日以千數公知衆心去留未定即會而喻之曰鄭土號稱沃壤菜荒歲久畝可數種今棄而不耕徂遷避為安其安果何在哉吾欲捐私廩助種食與汝曹並耕而食一旦有成不猶愈餬其口

於四方君等其有意乎衆感而唯命由是遠近孺慕歸  
依者衆生聚煙火漸復平日之舊迄今鄭人尸而祝之  
庚子辛丑間朝廷聞公信義多之乃曰智效一官用未  
可量也遂舉充鄭六縣課稅長官數年間事辦而民安  
不知有壟斷也其寬和如此既而歎曰放利而行不容  
無怨况非素志遂投牒而去優游田間處身事外有教  
子讀書立門戶盡地利厚益藏而已歲時伏臘擊鮮具  
釀與親戚父老寧止燕衍樂於胥也先是治第郡城中

然未嘗久處杖履所安多在里仁別業辛卯冬一夕與鄰里辭訣曰相親久幸各自重遂命駕入城衆訝其遽如許也已而果微恙召諸子若孫告之曰昔吾翁媪兵燼餘營理生產五十年間勤苦備嘗方致苟完今壽踰八秩嗣子致位通顯吾何修而然是皆祖禰積德勤力所致第官無高庫廉慎能安家無肥瘠勤儉可保吾平生行已汝曹猶及見之諸孫溫飫不知艱難所自讀書力田慎勿偏廢如是則盧氏其未央也言終而逝饗年



八十有二夫人薛氏祇嚴貞順母道有光夫婦相處五  
紀公之意不毫髮少失後一閨無疾而終四子長天祥  
太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次天麟未仕天祐  
忠翊校尉行軍總把戰占城歿皆薛出天瑞晉江縣尹  
前公卒一女適曹氏子孫七人從善從禮從順從道從  
正從德從謙從禮襲父天祐職忠顯校尉行軍千戶餘  
皆幼孫女九人四適士族餘在室曾孫一人曰允孫曾  
女孫一人尚幼某年月日天祥等奉公柩葬大陵先塋

某穴夫人薛氏祔焉公為人魁梧重然諾寡言笑言則  
為衆信服處身治家不侈不陋理恒業課僮僕各得其  
宜故能上下戮力農事修整子孫朝夕問謁肅若官府  
雖搶攘際姻親鄉曲賴其依藉與平時無異初江左平  
公南遊襄漢遇俘者疾病顛頓道涂間憫焉遂罄行橐  
中物贖而良之者甚衆至於行高恩積在人又似夫漢  
樊重之行事也是可銘銘曰

天稟中厚百焉可為事以誠應其將孰違暨暨盧氏家

穎之涯三世在野篤為農師顧此大本我控我持迨乎  
府君一誠是思積而能散識符事幾大梁既下流氓四  
馳環鄭而來莫知所依一語還定衆安若歸昀昀鄭圃  
澹澹沖陂煙火相望雞犬喧籬繫鄭有存曰僞曰皮尸  
而祝之非公其誰豈惟義豪善人幾希達而拜官非吾  
所期解紱南轅幅巾杖藜秩我東作西成可知崇彼禮  
節張吾四維鳴歌有子幼之樂營產盡吾樊之規流惠  
閭里賑乏宗支人以為君子富於此見智人所推取諸

理化政將同施婆娑故里壽高期頤子孫簪紱何若若  
兮累累臨終朗朗二者勿遺蓋耕稼乃種德之本教子  
隆起家之基古人取必於身後公獨饗福於平時狼跋  
齋淪大陵崔嵬異時瞻豐碑於木杪其有感於斯者知  
無媿辭噫

大元故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致仕丁公墓

碑銘 并序

金制大定間限以三品至五品職事官承廕子孫內班

供奉或省署倬直者同吏員許試六曹令史中其選驗  
班秩崇庠而收補焉謂之班祇出身於以抑任子苟進  
之風且勵多士特達者之志在當時號稱入流美科如  
吾奉訓丁公卓然以材術拔出倫類表見一時可謂篤  
志君子其敢以門資待之乎公諱居實字仲華高祖孝  
溫仕金朝官金紫光祿大夫臨海軍節度使遂世家錦  
州曾祖興宣武將軍終興化簿大父從吉明威將軍宜  
陽令考鐘太康稅使累官至宣武將軍公少孤稍長力

學不倦每以藉廕入雜流為慊遂去習城旦書用明威  
資中正大四年部掾甲首例補尚書吏部令史南播後  
封壤貳負多闕鮮中外官守代撓滯公詳酌格例若不  
顛沉而銓調以方至事行而人服其當因建言曲阜令  
孔氏世繼終其身有不便者請優以兩考調他任擢族  
中賢者嗣秩乃爾則聖人之後材能輩出不致沉鬱朝  
議從之未幾擢權尚書省令史明憲太后崩暨國信出  
使皆以材選從事組豆縉紳間稱其敏達積前後勞官

昭信校尉勲雲騎尉金亡流寓天德黑水間國朝方事  
江淮總廩餉於衛漕長宗侯亨奏公充軍儲經歷官收  
德望也公籌會漕計雖內輸外饋應期取辦頗以抒民  
力為心俾人忘飛輓之勞士有足食之樂公力為居多  
迨中統建元開府史公宣撫河外方圖任舊人以副閫  
寄故首薦公諮議幕府事公竭誠殫慮思盡心所行簿  
書外典憲獄情尤所明慎初許民得千戶印章於曠間  
以窶甚冒稱偏裨獲戾投款而南以徵賞格既而潛來

事露有司抵之極刑公曰不可原其情非逆不過以譎圖賄爾竟從減死論故制辭有處心純正用事詳明熟識國典之諭其為朝野推重如此四年復應左丞庫公辟署大名宣慰司幕官適青齊用兵調度星火急公晝夜措畫責分而事辦有宿盜抵法上官主以劓刑決之公力辯曰時方關動肉刑久廢行之恐衆情疑駭且復累公遂處以常法一邊將以臯叛獲奴從欲殺之公請獻於朝左轄公曰從逆者坐死尚何疑公曰彼固有罪



為士師則可以僂之况奴為主脅寧知得已乎上之囚  
果縱釋後來謝公拒絕不見曰嚮非汝私論國典也其  
清眷強幹至為子清公賞識且以大用許之五年朝廷  
大明黜陟調中外官銓法曠久後生晚進有愕然手不  
易措者以掌故起公遂授吏部員外郎所謂吏勲總格  
貼簿之類指授大略然後以今酌古裁為新格粲如也  
庠秩崇資陞降注擬多適其宜以能陞奉訓大夫尚書  
禮部郎中尋以年老請老諸相謂公齒力健未宜失此

老成人請益堅得告沾沾而喜曰自今方為一事了人也其含章有終為可見矣時致仕例未行俗且以奔競患失為風聞公勇退若爾識者莫不歎羨翰林諸公至餞以歌詩美之公氣貌魁偉資穎悟廉直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檢押自律與人交雖小信不忒及談典故論法家令人聽之娓娓忘倦故至元已來刪定儀制公每預其庭議焉嘗有以瓜果為獻者謝去之曰此固微物第生平未省一介妄取諸人其自克治多類此疇謂

阿私可得而浼耶中年後敕斷家事毋復關白以書史  
自娛喜讀司馬公通鑑日手書為課曰一錄則勝數過  
矣五載間寒暑不輟遂成全帙故晚節識益明志益篤  
然於世猶有未忘者十三年夏余考試在汴尚憶公危  
坐一榻吐論猶健間及世道理有所艱輒慨然義形於  
色因泣下沾襟余訝其遽如許也明年秋八月遘疾卒  
於家春秋七十有五夫人趙氏金太中大夫太常卿文  
簡公之女孫泗州防判經之女正內主饋壺儀有煒生

四子皆讀書公資之殊力長曰誠克家不仕曰詢有文學淇州教官曰訓通吏事任江州某職曰諒能以孝移理於官而義襟靄如嘗為河南宣慰司提領按牘官又不負公之所鍾愛云孫男女如干公歿後八年子詢諒來謁余跽而請曰維憲使與先君世契厚從游且久知行已為最詳今墓石未銘敢百拜屬筆庶假寵後人以垂不泯幸先生毋讓以弟其善狀而表之以銘銘曰士志弘毅美聞隆污譬彼玉瑩丹青不渝顯允丁公志弘

氣愉脫落門閥奮飛亨衢貞我憲度勵夫廉隅擢居省  
署以才以譽契囊佩玉氣貌舒徐表見一時聲光兩都  
開物成務綽然有餘其出其處與時盈虛解紱歸來詩  
書自娛人曰吏師我曰通儒淺之為失昧於卷舒公卿  
之門形勢之涂老不知已向候奔趨衆眎為常曾何異  
於我獨翩翩勇退自如以此較彼孰賢孰愚豈惟知止  
而近不殆古所謂賢哉二大夫者公其庶乎我銘表德  
過者嗟吁

大元故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陳公神道碑

銘并序

士有奮身韋布作時蓋臣志足以有為材足以應變氣  
足以充守學足以明義毅然以致君澤民為己任雖罔  
獲克畢厥志不幸而罹患難猶能挺樹名節勵渾俗於  
當年激清風於來代古難其人今於宣慰陳公見之矣  
公諱祐字慶甫世家趙之寧晉為人固窮尚志好讀書  
恥陸渾泥塗間癸丑歲以藝能應穆王府辟一見而列

侍從官公勤勞所事進盡忠言王嘉其大有裨益遂賜  
號尚書俾顯異於衆及分土陝雒其監與守承制封拜  
以公充本道軍民總管且洛邑關河衝會政荒民耗困  
於兵賦轉輸不大更張之將無以為治即啓其利病之  
要者得二十四事率如請又奏免征西屯田軍士數百  
家歲負糧料及椒竹等課甚衆自是殿夷屎息日就安  
集之樂八年間規為保障率以身為律度至今人賴其  
惠至元二年調官制行授奉政大夫南京路治中徐宿

大蝗移公督捕役農民數萬度其勢猝不能殲秋稼垂成即散遣收穫自揀不然棄遺無餘或以不可諫曰救苗獲罪乃所甘心朝廷以從權韙之尋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其治比洛愈精勵有方正官紀革吏習杜私交審聽斷務以至誠感發期於實惠及民每庸調之下必經畫寬便使民有餘力部內屯戍習豪橫眡民司蔑如莫敢誰何公因事致詰落其機牙衆譁噪擁其長以來意在棖觸公坐廳事上折之以理厲聲色略不相假



貸為氣襦而退自是闔境肅然奉教條惟謹復比干祀  
大起孔子廟暇則集諸生肄經史以敦教本至風化大  
行吏民稱美刻石以頌之時憲臺初立首以材擢授山  
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公憲其責與志合踔厲英發擊  
豪右擿姦伏逆見隨決所至以神明稱貪墨者往往投  
効而去褰帷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平時底蘊雖略張  
設而惓惓朝廷之心不食寢忘嘗以三本陳事忠嘉剴  
切反覆論列至累數千言大率太子國本建立之際宜

早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顓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  
又羣小流言干撓庶政恐習以成風私門萬啓於下公  
道孤立於上臣知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  
事雖不報士論偉焉時機務多出尚書權臣意欲獨顓  
柄用乃以併中書設三公為言事下大臣敕公預其議  
有說公宜審所向可致大用公不顧乃直言可否曰中  
書政本所係併尚書為一省便右丞相安圖位尊望重  
宜端揆如故三公虛位不須設置衆因以聞事遂寢斯

皆國家大計人所持難公慨然吐論曾不少顧自是忠直之名聞於蓋代然不說者衆矣俄遣簽書中興行省事十三年改授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屬吏憚公方嚴有不安者仍諭之曰汝昔為顏今跖吾以法繩之昔為跖今顏吾以禮遇之善惡自取吾何心其間衆悅弭耳趨事許蔡郊有劇盜號賊李三黨結甚衆朝夕囂嘯公然剽劫兇焰動兩河間及公來逸去以計捕獲即櫓殺之萬口稱快明年春進拜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

時江左初下人情艱飢例賂遺相尚公表以廉正濟以恩威遠懷邇又浙人忘亡其不貪毋擾之戒茲有驗矣福建平大軍俘溫台新附萬餘人而西公力為申援還民伍者什七八越校廩繼米幾萬斛掩為兵食驗籍復於舊行省下令筭商酤頗亟公建言兵後瘡痍未復宜停征以示優卹遂檄公覆明台營田歸頓新昌值玉山寇出剽報至衆謂可去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之民曷依依兇黨突入衆寡不敵遂遇害實至元丁丑歲九

月十七也得年五十有六靈輒抵越人士素服哭祭皆失聲願留葬起祠以奉嗚呼非守義不回推忠及物安能感人心如是子夔請兵討復得首惡七人僂越州市次子臯扶其喪歸殯洛陽縣之北邙原公剛明廉介博學有經濟材信道篤立志堅從政果於應變為尤長氣之所充雖百折不撓故處大事臨大節審量合義挺然力行要欲表表有所見於世而勢利可得奪耶其愛君憂國之忠出天性固然與人交有終始不可干以私官

二千石三十年自奉猶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可謂甘  
貧苦節不愧神明者也以用罔能盡死非其所計聞識  
與不識舉為愴惜之生平喜作詩辭必已出能道所欲  
言節齋其別號云曾祖懷妣范氏祖宗妣張氏世在野  
父諱子安性慈祥美丰儀易農而醫壬辰際以其術多  
所全活陳氏之興豈其是邪用公貴封資德大夫妣張  
氏順德夫人賜錦衣各一襲公夫人翟氏以貞靜能安  
公貧子三人長曰夔武略將軍佩金虎符充某路行軍

總管次曰臯讀書克家矯矯偕有父風次庶未名女三  
俱適士族孫八男女各四人卒事之明年孤子夔等喪  
服纍然百拜涕泗以墓碑為請因念公與不肖交素厚  
死生之際三入予夢皆有明徵豈非精爽交感動於彼  
而應於此然耶雖既挽而復誅其感於予心者固有所  
未盡今屬筆來圖不朽以義以分其敢以不敏辭謹按  
母弟知府天祥善狀勉為論次之銘曰

維天降材畀我共治其道伊何曰忠與義安而行之匪

功匪利致君堯虞否乃予愧不曰蓋臣其將孰謂堂堂  
陳公元精貫中貞亮之義審諤之忠以剛而順以介而  
通養我浩氣塞乎昊穹一朝遭際奮從雲龍即事進諫  
礪夫深衷列二千石敏焉赴功以德以讓凜兩漢風擢  
登使車攬轡而東三年齊魯一鶚橫空治安陳善袞職  
是縫明我國本如棟之隆充庭預議孰知雷同屹然有  
立砥柱河衝望公廟朝帝載奮庸持節江海卒與禍逢  
命也何言其來則豐哀哀嗣侯子職大供臨江一慟揃



夷姦兇憤雪九泉與沒其躬瘞陶之墟汶川溶溶顧瞻  
佳城祖禰是從魂兮歸來安此新宮忠傳孝繼有決其  
風是維慶父之表過者敬恭

大元故中順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

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上登極之二載詔以前泉州路總管中順王公作尹於  
徽制下而公已卒士論慨歎惜其備具文武才未究於  
用也明年春正月嗣子謙持太史屬王德淵所撰善狀

百拜來請銘自惟識公始用情交終以義合至死庚寅  
歲邂逅於歐閩後二年予入翰林公亦終更來燕玉堂  
多暇日夕從游詡詡相得校夫三十年間會晤雖數在  
京師為最洽公今已矣銘其墓宜莫予若公諱道字之  
問姓王氏其先為京兆終南縣人世將家公姿魁偉勇  
而多力幼讀儒書長憲武事飛騰走檄尤翩翩也公既  
負器局挾藝能不肯碌碌居人後間出大言捭闔時事  
及作為歌詩藻思甚壯激昂頓挫以驚動一世謂將相

無種功名可戾契致也然干時貴近終無所合至元更  
化以剔民蠹清吏弊為亟公曰茲吾之時也廼走燕上  
書請置執法官如是則吏畏政肅澤被於下政化可得  
而成六年憲臺肇建遂辟充掾史公志在澄清一旦抱  
牘齷齪鳬進論得失於簿領間恥於屑為纔數月即拂  
衣而去適朝家遴選文學士充東宮講書官用昭文寶  
公薦得入侍經筵進讀際辭理敷暢間以時務意在互  
有發明由是稔知為奇士進見顧盼與餘人異欲大用

而有需也十三年江左平福建內附蠻夷悍輕易怨以  
變蛇豕婪婪血人于牙何所靳顧非大行臺鎮之不足  
制內而撫外也故郎署官重其人方裕宗皇帝參聽朝  
政廼選公充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時柄用者專尚威  
猛不能導揚恩信慰安遠人凡事之悖理政之害民及  
私意之所宿者公皆執而不行至面折力諍必理得事  
正而後已如宦族趙知府元輩六十三家閒居室潤誣  
與山賊通擬挺殺之意在籍沒掩利餘貲公抗言宋故

官累詔恩卹今以昧曖一概拏戮有傷朝廷好生之德  
止杖八人餘悉縱遣降將弔眼陳據漳州叛賊勢張甚  
招討潘力不支踰城走泉行省以失守罪縛出將戮焉  
公曰招討秩三品有罪當稟於朝不可擅殺上官怒遣  
督將二人率甲士擐公曰字不同署罪當相及公廼具  
朝服望闕再拜曰省官不有朝廷脅我以兵欲將何為  
吾寧與潘同死字不可得也彼莫能屈潘竟減死論其  
守正不屈類如此由是強橫氣褫善良攸賴閭閻間至

畫公像事之二十四年授中順大夫泉州路總管兼府尹泉據南海津會豪僧吏商假權貴聲勢日凌輒請索茶大府紀綱牟取衆利公折以理拒以威輒落其機牙束手噤語而去公堂為肅然先時晉江之安溪土賊張大老方德龍嘯聚畬洞無賴二萬餘人時出搶掠為一方大患者幾三十年聞公至私相約束曰王老子來當謹避之勿輕出公為布耳目設方略不踰月生擒賊酋二十三人悉榜殺泉市餘衆駭散百姓為之歌曰藥不

瞑眩而疾祛非良醫而誰乎兵不血刃而賊除非智士  
而誰乎其為輿情感悅可知矣在任凡四載代歸鄉里  
以營治先塋樹植碑表為務屢供具召親友燕衍為樂  
若日不足者家人亦訝其遽如許也元貞二年春二月  
十有二日以疾終私居正寢享年七十葬維州北海縣  
樂泉里金山原公強矯有守臨事敢言膽氣噴噴薄無所  
回撓志在開布公誠砥礪名節表表有見於世孰謂勢  
利可得而奪邪至於擿姦發伏不避持難又似夫漢王

尊之在東郡虞詡之治朝歌也奮身布衣起家至二千石剛直之氣至老不衰其功業止斯而已此士論所痛惜也逮祖金初以武功賜完顏氏世襲千戶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曾祖諱虞卿大父諱從正歷隰州太守父諱成皆嗣承世爵金亡復故姓仕國朝任樂安縣令因家焉今為廣固人公先娶孫氏生子謙夫人年八十二卒繼室羅氏亦先公卒生二子曰諒曰惠謙幼侍東宮才敏有時譽能政克家蔚有父風今官奉訓大夫大司農



少卿男孫四人謙之子三曰元孫仲孫季孫諒之子一  
曰彥孫公平生著述號雲門老人集殆千餘篇傳於家  
銘曰

緊王使君起海堧妙齡飛英振孤騫陳琳書檄何翩翩  
一箭擬下聊城堅心惟嫉惡民瘼蠲驅逐烏雀同鷹鷂  
一行作吏非所便騫帷有志澄八埏封書直上沃帝淵  
太微執法光炯然春宮嚮學開經筵一日登封席為前  
顧公可試宜擢遷利器當過蟠根宣歐閩行臺兩廣連

陽舒陰慘持化權幕非其人奚望旃六十三家宋故官  
執之犴死何繁寃公為辨析皆平反潘惟不支心則丹  
以死信理人所難維閩之南大府前畀公撫循面則顏  
鋤難強梗安惇鰥風颿蹕海魚龍翻萬貨山積來諸番  
晉江控扼實要關勢取豪索非一端不動聲氣為周旋  
安溪有盜勢結盤撞塘呼號動百千公然剽竊三十年  
為一郡患何速遭公來約束毋妄干老熊當道百獸跼  
一旦解刀耕隴間溪山淡淡風日閒帥得其人人自安

如君兩除稱衡銓幕府坐嘯鳴化絃簡節䟽目政猛寬  
四載終更公孰賢王尊虞詡相後先千年神劒埋山原  
鬱鬱夜氣生紫煙何以驗之石有鐫

金故朝請大夫泌陽縣令趙公神道碑銘

金自南渡後封壤日蹙軍國調度百色所須悉取辦民  
間然迄於亡而不知困其良法善經維持而有力者多  
農司辟令是歸若乃策名俊造列官令宰終其職而不  
負所舉者趙公其一也公諱鵬字搏霄蒲之河東人幼

習舉業弱冠有聲塲屋間擢貞祐三年詞賦進士第父  
元善聲韻筭學世以農致富及公第諸負債者悉折券  
以貫曰吾所得已多尚何貪為其知止如此公釋褐主  
芮城簿秩滿令闕縣請留公行臺廉其能俾攝縣務既  
而調同州澄城令民安公教政方著左曹請赴入補尚  
書省掾未幾用薦者辟授泌陽縣令泌邊邑也戶繁俗  
剽薄多不地著號稱難理公下車設教條督游墮行視  
田里相民利病而興除之見其土腴而桑鮮及知玉池

施坡等陂民嘗資以時稻歲獲千萬鍾年深堤堰圯漏  
貪取恣引強者有餘弱者不足田有涸而生埃者致相  
訟竟歲公審其若是令曰水為利殊博旱乾有藉焉正  
患潤餘而用不均又曰設使菽粟如流寒無袴襦將奚  
以卒歲乃捷圯苴漏瀦漉散理溝洫復作斗門提閘十  
數處量田疇為可溉約束又置鼓畜犬於田畔以警其  
姦竊自是紛爭息民無所私及課植桑歲至三十萬株  
縣以之致富焉公曰既殷而教聖人之大經於是謹庠

序表善惡以敦其禮讓有射生張青者闖跨兩徼頗橫恣不法民嫉之公廉知攝至庭嚴加教戒就給田牛易籍農伍許以自新曰今而後姦桀少萌吾將不汝貸青悔愧自歛迄終更不復為非其興利易俗先教後罰殆召父之治南陽也農司覈實以其績上聞至有州縣得人之諭尋遷豐衍庫司京城變人饑至相啖同僚欲私帑物以易斗食公曰我主吏死則吾分可竊君藏以偷生耶其人慚而止北渡後流寓淇南貧無為資時當路

有知公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公聞之曰余方以儉素自守其可榮以仕乎竟不應遂教諸生為業識者多之以甲寅歲夏六月二十九日觀漲西城歸憇坐礎言笑而逝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朝請大夫至元戊寅歲改葬公郡城東郭顯應祠南百許步郡君邢氏祔焉公凡五娶楊氏生子庭嘗為郡學官女某適同年何氏子郭氏生女華仙適齊氏次雷氏令狐氏再娶閩鄉邢氏生四子一女男曰康曰廣廣傳家學嘗任筦庫以廉能稱

曰應曰廉讀書通醫術女舜英適陳嘉謀孫七人良弼  
遂良濟民從龍顯祖時敏克謙先生資雅厚長身白晳  
與人接未嘗出一妄言衣冠顏貌望之知為一醇儒也  
所交皆一時才傑如石御史子堅李右司欽叔暨其弟  
欽用欽若楊都運煥然王華陰元禮何學博與之嘗觀  
河華風土秀潤雄碩不隨時高下先生挺生其間清明  
之所萃鍾英彥之所霑決宜其角逐文場而擢名進士  
揚歷中外而稱材大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廩廩然有



德讓君子之風詞賦為平生顓門之學其經指授者皆有所成就憚年方志學受業門下今老矣凡兩入翰林三貳憲府粗有所聞於時先生之教有力焉子廣來請銘曰是憚之責也其敢以不敏辭銘曰

於休先生德讓君子力擢巍科聲馳膺仕二宰劇縣政平訟理敬謹廉勤富開田里化先罰後安行樂止異績殊聞驚目駭耳人非不能未免有已鄒論為邦厥有深旨樹畜耕耘王道伊始史傳漢循龔黃信臣奮髯抵几

莫之與倫諒公平生有得於此至今遺黎歌詠餘美天  
步改玉士或易節布衣歸來教授為業斗食苟生寧飢  
不屑銘無愧辭劓此麟碣是為亡社大夫之墓其光有  
曄

故正議大夫前御史中丞王公墓誌銘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丙辰刻正議大夫御史中丞橫  
海王君以疾卒於私第正寢歛有七日其子庸彞輩縗  
服纍然持事狀百拜以壙銘來懇以義以分有不得辭

者公諱復字子初初名趾麟伯其字曾祖瑜大父松世家滄州俱隱德不仕補府君諱昌齡金季嘗遊宦河南大梁亡起從恒山史侯參議軍府事後以公命來攝衛州事有惠化於民惟君器識早為經略公所知己未冬自齊經中起君襲父職仍領州務明年中統建元真授衛輝二州同知又明年由州而路就陞貳總尹君遵守成憲越先正有光至元甲子轉官制行授朝請大夫改倅彰德路無幾以德望入為中書兩司郎中調議密勿

宰相至以佳士上聞魏河朔鉅鎮吏重而俗囂號難理  
特輟君以少尹來治乃曰清心不如省事省事莫若先  
殺吏權於是汰冗濫屏姦惡絕私謁尚德化民有李氏  
者珥筆構黨持短長嚇官府張甚君發其姦杖陪之萬  
喙稱快自是闔郡嚮風書葉翻香曹務為清簡八年辛  
未春自中書舍人出知歸德府府居河下流其秋水大  
至環城為海衆胥沉為感君廼督櫂師浮舟楫濟民於  
丘陵林木上遂相水衝循橫堤疏二渠一注汴瀆一達

河故道水隨退得腴田萬頃佃貧民仍請廩粟得萬五  
千石活饑殍者既而復捷治回龍堤葛邑口於府西以  
絕永患曰烏可使吾民重漬於泉故水去而民益親繼  
丁母夫人憂去職未期詔起君充河南道宣慰副使國  
家方有事襄漢順流以成破竹之勢故軍需百色羽書  
交督急於星火一責於我中間籌辦君力為不少時大  
軍復東掀五河戰力而餽乏河走凌蔽川不易轉致衆  
艱於行君毅然以漕事自任至撞冰東下一夕凍歛解

軍威藉以振衆且服君事不辭難而害不苟避有如此者明年起擢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尋進拜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用膺才選既署事有告蘇州應草竊以城叛者或議調急兵徑討公曰維揚去吳纔三百里不當猝有此變恐憊人流言激之閔來間以利賄耳與省議合遂駐兵近郊偵其實繼發未晚已而果如料吳人得無虞而妥其臨大事處置明審例如此淮甸沃壤千里公於上前論奏宜設農司募游食者開耕屯以盡

遺利若爾非惟實內地且威別遐陬坐銷外侮韙其議  
付有司施行俄加正議大夫徙按河東山西道以事免  
歸居三年竟以疾疇之遂至於斯哀哉享年六十有四  
前後寵錫凡十有一命官極通貴哀榮終始不為未遇  
以是月壬申葬汲縣親仁鄉王尚里禰塋三昭首穴夫  
人夾谷氏前公亡再娶夫人秦氏生二子曰彛曰範範  
前公九月暴卒二女長安歸徒單衍亡次適趙常白夫  
人杜氏生子曰庸二子並愿而有文學皆公所自教云

曰子度曰女壽適陳氏皆先亡孫二人曰青牛範之子  
一在祿公為人器量弘深有經史學善持論識變通無  
贅言居養甚重周防甚謹及開物成務當其可為推致  
所學惟恐不臻於極然事無巨細率以大體中持恥近  
效取譽所謂以道事君者近之至威儀柔嘉小心式訓  
又類夫仲山甫衛武公之行已承旨鹿菴王公人品清  
峻慎許可嘗詔公舉可執政者乃以君名進奏其經濟  
德業可知已初官河東時憲府爭索隱幣以副上需分



司者不計應否悉掩為己功弊久恬不為怪至是公以前行沒入十萬餘緡盡給之民又平陽府胥有以母喪甫定輒從吉執役者公曰忘孝之人胡可與處廼按而斥之其惜體正俗又如此可書者尚多惟著其繫夫事之重恐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大學為道將何為俾民一德新民彞行焉而底善是依要本平治先修齊俾民厥體用或違其在孔學非吾知倬哉王公天秉岐自稗細行初不遺若考翼事子肯基

一日雲厦看巍巍揚歷中外厚自持柔嘉維則非公誰  
又復當用行不疑翰音登天翅屢垂越若有物中繫維  
從心罔單體服羸期於俯仰無忸怩人或咨惜我則熙  
以道事君其庶幾六十四載麟儀儀綬何若兮印何累  
賁夫松楸餘光輝天其或靳將後貽俾為清廟壁與圭  
奉之天門光陸離仙山東麓朝氣霏佳城鬱鬱君所歸  
歿而從禰為受鑒足慰下泉含笑嬉零落不必西州悲  
我銘昭昭惟昧詒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六